第五十二卷

人品部 七

智術

延陵季子　鬷明　西可說

愛褻好膳　假通　優孟

由余　釋檻車　伐衛

伐莒　越謀滅吳　脣亡齒寒

取長者　信陵君　張讓

興霸聲　擲劍不着　善處人父子

姜維　白頭賊　夜奏胡笳

魏先生　李靖　奇龐福丈
吉頊　恐塞言路　一旦華面
打春取狀頭　李埜　異日爲患
一步一計　活取心肝　韓公必自有詵
賫儀　杏花有幸　胡牀待君
文清遠識　杜衍言是　難以遽破
易舊鍋　佯責張斌　黄色逼上
婆子村　韓侂胄　种世衡
王鶚　題虎　汪藻
秦帝秦亡

五十二卷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　七

智術

吳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休雜增蒿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

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左傳

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事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無言吾幾失子矣 左傳

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按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代醉編

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

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符子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宫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加長矣 左傳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

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
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
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
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
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
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
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
壙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

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
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
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
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苦若往見優孟言我
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
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
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
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
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
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
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
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
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奸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
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
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
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
知可以言時矣 國語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

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諫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

里遂覇西戎 左傳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巳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巳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覇猶少乎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

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管子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執蹠𤸎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

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者莒也君莒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呂氏春秋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峯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 郎西施鄭旦 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

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蒐謂之神人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蕖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城虵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無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拾遺記

晉陽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

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麄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譚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譚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譚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

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享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

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也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季周傳

陳軫言楚人有兩妻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

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為
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罵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隣人之妻者挑其長者
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
或謂之曰非罵汝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
人戰國策

初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匿賣
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乃間
步從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
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
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
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
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
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
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
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誡門下有敢爲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
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

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
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
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
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
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將至函谷關抑秦兵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
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史記
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孟
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

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賔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賔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太平御覽

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 水經註

袁紹曾遣人以劒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臥牀上劍至果高不得中 世說新語

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

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將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
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
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
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
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
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
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旣而聞昱之謀
甚悅曰軍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
賊文書以一爲十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
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

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涉世雄潭

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筭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學圃藼蕪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犇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晉書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淒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涕流欷歔有懷土之思遂棄圍去 正史全編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闕右僮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
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䕫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
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酧之先生
遂歸梁宋以琹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
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
相來往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
而目亂心浧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
揺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
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
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略乃亂臣之雄傑

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且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彤戈既授玉弩斯張誠負羇之有時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

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鈐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巳則曰亂盗私於巳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誡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巳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氷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功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弒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

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眞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有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甘澤謠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之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難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

州刺史人或私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竟佚御史之名唐紀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語林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

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
退項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項曰卿可
於衆中說之項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
乃發項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項辭日得召見涕流曰
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
曰可項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和之爲
泥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
曰有項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
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
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

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項與張昌宗同供
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
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惟
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
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
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
宗乃乘閒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
召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
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
登極下詔曰曩時主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

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勲可贈御史大夫大
唐新語

張嘉貞武后朝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
帝令坐告者貞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
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遂得減死綱鑑

郭崇韜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規之崇韜曰余備將相
祿賜巨萬豈復貪得但僞梁遺賂成風今西方諸藩多
梁舊將皆吾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
拒其請得無懼乎及郊祀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賚嘉
謀錄

高鍇第一牓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廻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旣而易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諳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 摭言

李筌郎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旣成自

鄗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眞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

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
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
必有異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雲溪友議

石敬塘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事以父禮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啗以金帛自足致
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
敬塘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綱目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

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卒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
而行軍遁巳二日五代史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殺之
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
卽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
以合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
宮掖肅然綱鑑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
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詔言妄誕交搆兩宮
一日韓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修巳押趙槩難之修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召
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勑塡與之
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
竄南方中外快之 綱鑑

宋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
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鎭帝
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
宰相然亦不謫朱崖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
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綱目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山堂肆考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

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牀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忠耿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竟爲韓公作傳 清尊錄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遠識 東軒筆錄

三月元昊荅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

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専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巳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巳乃降仲淹知耀州　史紀本末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太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

世讎不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史紀本末

宋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諜夜盜西關鎖去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牒送盜者幷鎖還舜卿曰吾未亡鎖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因誅諜者 山堂肆考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楊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

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
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
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
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 宋史
秦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
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諭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熺
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却不可服也葢以其黃
色逼上用耳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
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

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何氏語林

韓侂胄為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

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輿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遴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

者其庶幾乎伲胄猶豫不能决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宋書
宋种世衡初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著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靡所不爲世衡遇之甚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瀕於死矣崧終不服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内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

使爲間萬一可脇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黙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觧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别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中謀主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送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欵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避逅得亡歸盡得虜情以報朝廷録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後官至諸司使 呵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没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上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元史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
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
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畜德錄
宋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
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
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
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
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
可以爲虜性強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怒而去
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

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𤫊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𤫊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

誅也惟王瓚本隷杜充充敗於前而瓚不救此不可赦
當先斬瓚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
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宋史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
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民令
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末利而怠及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以輕重被
刑後世言禁姦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
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既帝而

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羣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躡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銳敢鬭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坑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於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繩諸貴

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内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 蒼霞草

劉氏鴻書卷五十二終

第五十三卷

人品部 八

奸邪

爲莽死　爲梁冀草疏　温韜發陵

楊國忠　居停主人　雷允恭

賈似道　加天子一等　三不足之說

放生　德金忘宋　哈麻

誘降汪直　仇鸞　江陵黨

第一小人　先生奸人

簡傲

顏燭　匈奴書　獨樂故優
東家丘　獨步天下　虞仲翔
四不堪　西山爽氣　又使炊之
石勒　海上釣鰲客　三債
五人　劉義　狂生扣馬
不問不語　謝希孟　呂處士
米芾　滕達道　何英雄之有
許我　李于鱗

卷五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八

奸邪

楊雄年四十餘日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勢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讀書鏡

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爲梁冀草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亦頗爲正直所羞坡集

温韜起兵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翫取以自資既開懿宗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於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捧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譚叢

玄宗時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

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唐書

宋真宗臨崩惟言寇凖李廸可託丁謂怨凖而太后憾廸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廸行或語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劒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爲凖方

與群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
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勑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
乃罷 綱目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
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
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於
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
妄有舉動適爲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都監允
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

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果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横人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决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謂

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畧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於簾前訴之移時有内侍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不恐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 龍川別志

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

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輙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輙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

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史紀本末

宋臨安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臨安志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性理書抄

王荊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䟽以

爲壽光祿卿翬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雀鴿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東軒筆記

或曰秦檜在金金人未嘗加以殊恩異禮反從而臣之及其歸也高宗賜以恩禮之隆是何德金而欲忘宋之若是邪否則將以議和以饕富貴也曰非也抑嘗考夫姦檜之顛末矣彼於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執張叔夜及秦檜以去是年五月叔夜自殺於金軍秦檜偷生不死其在金也亦無忠義之事見書則其無君之心蓋不待和議而後見也原其所志不過欲爲張邦昌劉豫耳蓋金人以邦昌之愚立爲楚帝劉豫厚賂撻懶又得僞帝

於彞二人之逆罪不容誅矣當夫金人以和議餌宋檜則倡首之故撻懶陰縱其還使主和議以亡宋斯時也撻懶必以立豫者以許檜焉故檜堅執其議而衆言不能奪也厥後撻懶雖誅檜猶妄想前圖所以力沮恢復之謀殺害忠良而不顧焉曰邦昌以僭逆受誅劉豫以武穆計廢二人之事皆檜目擊者也檜尚欲爲是耶知而欲爲則謂之愚非姦也曰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觀其用計則姦究其實境則愚然則姦者正所以愚也善乎東萊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爲至險終則以莊公爲至拙檜之謂與且夫檜之心非不知邦昌劉豫之

禍也其心以爲邦昌劉豫無能爲者也使我堅主和議而詠宋以亡之則金人必德我而與之以國南北惟我與金而已金雖强倘我智力能禦亦未必如汴宋之亡不然甘爲石晋可也曰何以知其然耶曰當檜縱還之初嘗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耳况乎歷觀宋紀或諸將復一州得一捷檜必嫉之甚則至欲畫淮爲界以界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爲之忌諱况於殺武穆之後檜則各遣諸將還鎮縱金人以取土地一日對高宗言事金之禮當如高麗之事本朝則檜之微意盖可見矣幸而天福宋胤絶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

而死桓温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乎書曰是夕檜死者深憾其幸免於刑戮也 綱目

元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褻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内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訥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

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宫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
寧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毋也
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
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
太平居陜西加韓嘉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𡚁哈麻復
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
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
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
波廸哇兒𧙊等俱號倚納禿魯木兒姓姦狡帝愛之亦
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

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
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
曰演揲曰秘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
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
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
是樂又選彩女爲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
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内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
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皆
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

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
日長尤深疾秃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哈
麻旣譖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之知樞密
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
麻旣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恥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
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
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
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
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
必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

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卽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寺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剌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元史本末

明嘉靖時總兵都御史胡宗憲誘畔盜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也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背

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公臣家爲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郎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怫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勾夷

罪逆深重着就彼處决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
報効饒夙發邊衛充軍 通紀述遺
咸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爲不法初總
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發銑叅鸞阻撓
軍機且歷詆其科尅乖戾狀上以防秋届期鸞姑奪俸
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乃益狂
悖無忌至是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
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
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盖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
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

曰求索兼金賓馬以百千計致各官相率効尤肆爲朘削鸞又侵尅衛所月粮并班軍銀兩充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蕩草束各給以印票而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爲欺罔去歲果園堡之捷輒報虜酋狼台吉爲我軍所馘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上覽疏大怒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而巡按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黷貨養釁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甘肅都御史楊溥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

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贓私鉅萬事體
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廵按御史秉公覆實
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攻　鷙無夂地矣乃
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獸窮則攫窮兇之輩可易視之乎　世廟識餘錄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
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
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
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卽指僞疏爲士期筆
啓白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卽寘

之夊勿題時江陵聞宣城沈懋學亦有奪情一疏授意宗武陰嗾仕期羅殺沈太史君仕期不爲亂宗武益恨之于是毒箠數十不夊閉之空室至食衣襪亦不夊計竟以囊沙壓殺之宗武由是躐少叅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永戍廉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奸黨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

奔走自投厠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
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椎擊碎其首
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
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噫豈非天哉

林居漫錄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
神宗之昬惑合赧玄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
莽操懿温莽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

馮琦曰天下將敗則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
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士流若出

市井匹夫而熒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尺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經濟類編

簡傲

齊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金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

壟也 經鉏堂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匈奴遺高后書

陳遵謂張竦曰足下諷誦經史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故不優邪 前漢書

邴原後漢人遊學長安見孫崧崧曰君鄉鄭君子知之乎原曰然曰博覽古今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子乃舍之所謂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採

王者有入海求珠者君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謝焉六帖

戴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王氏彙苑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踈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主孫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權又

與張昭論神僊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乃徙交州 吳志

性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仇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嵇康書

王子猷作桓車騎冲參軍桓問何署答曰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有幾馬答曰不問馬又問馬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世說新說

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

之又將使君炊之 綱目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目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

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爲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竦然（摭遺）

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親客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盃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銜露太甚自罰一觥（清異錄）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

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接指者良久乃曰併安五也不遜如此朝野僉載

劉乂字乂不知其所從來在魏與焦濛閻氷田滂善任氣重義偉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鳥雀後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態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行謁之賦氷

枉雪車二詩聲價赫然居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爲獨拜後以爭語不能相下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竟老於齊魯間 唐書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未賜允終無忤色 河氏語林

愼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罍

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懐一盃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高士傳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堯山堂外紀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閤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

滕字苦唫弗就先生不覺失咲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授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致耶不受刺船去遣人躡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貧士録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嘆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

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必矣因大呼
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
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
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石林燕語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
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
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
夜公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畧無慚
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
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伯完編

宰相丁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譚者也此雖近乎戲抑斯言之玷 東軒筆錄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譚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

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
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
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
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
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以道
義自任者乎 夢溪筆譚
李于鱗爲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
以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
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牘見
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揖以

名刺徃而久之復移檄于麟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邪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麟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詞林人物考

劉氏鴻書卷五十三終